

## 青城文脉

## 西岭蜕变披绿装

●吴欣

摩天岭逶迤西去,在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被白彦不浪沟生生切断,形成沟壑纵横、支离破碎的地形地貌,仿佛在整洁的大地上陡生一处令人难堪的疤痕。然而,正是昔日此处疤痕,见证了这段激情澎湃的岁月。

初夏,我与朋友驱车来到西摩天岭深处的白彦不浪沟。车过韩家沟门村,先是水泥路,再往前又是柏油路,虽然曲曲弯弯,但却畅通无阻。一路上,我们看到,初夏的西摩天岭绿树婆娑,百鸟鸣唱,草木葱茏,万物繁茂。沟谷内,大田里的玉米已经钻出泥土,茁壮生长;道路两侧、沟湾处,是一排排、一片片杨柳;远处山坡上,则是一片片深绿色的松树,见证着峥嵘的岁月,为西摩天岭和白彦不浪沟增添了动人的色彩。

白彦不浪是蒙古语,意为“众多泉子”。沟里有十几个村庄,其中前、后白彦不浪两个小村庄因名声在外,这条山沟也因此被当地人称作白彦不浪沟。去年夏末,我就曾来到这里,领略了西摩天岭的迷人景色。其时,白彦不浪沟到处都是莺歌燕舞、绿涛涌动的景象,田野里,玉米、高粱、谷黍生长

旺盛,而浓郁的树木则环绕着一个个恬静的村庄,麻雀、胡燕、布谷等鸟儿唱着欢乐的歌,在村庄及农田上空飞来掠去,农民们在田野里辛勤劳作,为幸福的生活出力流汗。

谁能想到,昔日的白彦不浪沟及其两侧山岭植被稀疏,水土流失极为严重,再加上地处偏僻,交通不便,这里的农民生活在贫困且封闭的环境中,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,没去过县城。

转机发生在1984年。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,已经完成白二爷沙坝主体绿化的治沙专业队,在老劳模云福祥的带领下,果断转战西摩天岭白彦不浪沟,以期通过修路、植树,改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,实现农民脱贫致富。没有住的地方,专业队整修了废弃的砖窑工棚作为宿营地,没有水吃,他们从几公里以外的地方拉来泉水凑合着饮用。

时任专业队队长的乔义至今记得,那年春天的白彦不浪沟气温很低,但是,由于专业队的到来,这条冷峻的山沟顿时热闹起来。180名专业队队员不畏严酷的环境,

每天出工收工两头不见太阳,半数以上的人因不适而流鼻血,许多人一个春天穿烂四五双鞋。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,队员们每人每天平均动土30多立方米,好多人一年磨烂七八把铁锹。三年间,他们在这条大沟里修筑公路50里,植树127万株,治理面积2.3万亩,把这十几个小山村与外界联系起来,绿化了几十座曾经光秃秃的山峦。

在前白彦不浪村,89岁的老农民韩三聊起当年的情景依然是很感慨。他说,村里当时正房和凉房都住满了专业队队员,每天天不亮就吹响集合哨,大家扛着铁锹带着干粮和水,相跟着前往工地。修路的场面十分壮观,到处红旗招展、尘土飞扬、欢声笑语,大家利用小推车、挑土担子,把过去的羊肠小道一点一点拓宽,直到能走大汽车。山上栽树的队员,每天要挖六七十个树坑,累得腰酸腿疼,手上的老茧磨出一层又一层。种植的树木,有油松、沙棘、杏树、杨树、柳树等,常常是春天挖坑,秋天栽种,第二年基本上都能成活。

连续三年,专业队队员们把心血与汗

水植入山岗、播进山谷,一条山沟、一座座山峦都披上了绿装。分散在山里的一个个村庄,被平坦的砂石路连了起来,直通209国道。进入新世纪之后,更是完成了硬化,为当地人民打通了一条致富之路。

在韩家沟门村,问起老农民韩润春当年的事,有些耳背的老韩看着我的口型说:“干过,干过,那路修得长,那树种得多,满山满坡满沟都栽了树。”他没有夸张,没有描写,只是平淡无奇的叙述,好像旧事与自己付出的艰苦劳动、心血汗水无关。

他的老伴儿杨换转闻也加入了我们的热闹。她说,她家二闺女韩美兰就因为当时在工地上干活肯出力、干得好,被专业队领导看中,最后跟着专业队上了白二爷沙坝,一直干到退休。没错,这又是一个植树爱树、与绿树结缘的家庭。

站在白彦不浪沟口的高地,放眼西摩天岭,我的心被绿色的山岭和一条条通途所感动。那暖暖的微风,熏出群山的粗犷壮美;那蓬勃的大地,撩拨萌动的世间万物;那精彩的故事,就鲜活在白彦不浪沟老百姓的心窝里,永远永远。

## 诗林漫步

## 何日再来草原游

(歌词)

●郝雄宇

这里的天蓝蓝  
这里的水清清  
醇香的奶酒多绵柔  
醉人的牧歌云中走  
盛装的马队像彩虹  
请你喝碗迎客酒  
草原就是你美丽的家  
深情的草原把你留

这里的草绿绿  
这里的情悠悠  
千里草原花正红  
碧绿的牧场溪水流  
吉祥的百灵又高歌  
请你喝碗上马酒  
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  
何日再来草原游



## 丽日抒怀

原上草

是时,暖风清爽。一滴水追随一粒种子,飞驰而来。种子落户草原,生根,发芽,长叶。那叶嫩嫩黄黄,那叶青青翠翠。叶在阳光下舞蹈美好,叶在星晖下歌唱快乐。

春夏夏至,日复一日。五月的蜜蜂辛勤劳动,六月的儿童“卧剥莲蓬”,七月的华夏闪耀着党的光辉——“漫江碧透,百舸争流”……千头万绪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: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
草是地球的孩子,草是大地的衣衫。这草很有资历,一声呼唤,便有另一棵草,再另一棵草纷纷响应,拥来。于是,一群草又一群草,一片草又一片草,相聚在这里,成了气候,成就了鄂托克、科尔沁、呼伦贝尔的独特风景。

原上花

蒙古包前的一朵花醒来,眨着惺忪的眼睛喃喃自语:我是太空陨落的一颗星;我是跃出海面的一头鲸;我是离开母腹的一只羔羊;我是弹跳在琴弦上的一个音符;我是,我是……音韵悠悠,宛若涟漪的波纹,一圈圈荡漾。

那波纹撞醒了羊群,撞响了牧马人的鞭歌,顿时寂静的草原喧闹起来;牧民着装艳丽,群马奔驰如蛟。蒙古包里奶茶飘香,姑娘们舞裙婀娜,歌声声润。捧大盘的美味,敬浓浓的热情,一幅欢乐图,一幅风俗画,不知不觉间贴上了心壁。

哦,心心念念的鄂尔多斯、包头,还有呼和浩特。孩子们把少先队旗插在草地中间,花儿遍地时,鲜红的那朵最耀眼。

野蔷薇

穿过了一条曲曲折折陡平交错的地段,人们偶尔发现了它:一株蔷薇。几朵不起眼的花瓣,有些羞羞答答地望着周围。蔷薇,多年生落叶灌木,或直立,或攀援,或蔓生;其花色,红白粉黄紫,又因喜好依墙攀援而生,故名。只要留心,城区路边,或农舍院墙,堪称比比皆是。盛花时节,人们也会毫不吝嗇地投去欣赏和赞美的目光。

然而眼前的蔷薇,仅独此一株。清露是它的养分,小草是它的邻居。身边无枝可望,藤蔓无处攀援,只能孤独地原地匍匐,仅有那几朵紫黄色的小花,宣示自己的存在。

看到这些,忽有人说,这花可是草地的守护神啊,为它起个名字吧?对,就叫野蔷薇。野蔷薇?忽地想起早年读过的一首《野蔷薇》,此刻送它恰适:……宁愿忍受这平庸的匍匐/也不肯去踩别人的头颅……顿觉,这野蔷薇不再渺小,不再柔弱,有如可爱可敬的内蒙古人,热爱原上每一棵草,守护原上每一朵花,坚定地传承文化瑰宝。小家幸福和谐,大家繁荣富强!

## 原上草·原上花·野蔷薇

●张庆和

## 闲情小品

## 又闻鸡鸣声

●孙虎原

前些时旅游到西双版纳,入住宾馆,高楼之间夹杂着一些傣族传统民居,这些民居不是“竹楼”,是砖木结构,底层敞开着,用于存放杂物和养畜,自然不缺鸡这种家禽。凌晨,公鸡“喔喔喔”轮番的打鸣声,又把我带回童年那个遥远的山村。

上世纪改革开放前,鸡可是村里人的“钱袋子”,家家户户都养,少则三五只,多则十几只。买咸盐灌煤油,给孩子交学费,置办日常生活的零七碎八,甚至换季的衣服、新媳妇的被面……全靠这些鸡下的蛋。

那时养鸡的人家每年要孵一窝小鸡,便于鸡群及时得到更新,保证持续生蛋。一般情况下,母鸡经过一个产蛋季,就会出现落窝(停止产蛋,饮食减少,身体发热,不愿活动,有孵蛋的欲望)。这时,找一个柳筐,置于不凉不热的炕拐角,垫上软草,放上二十多枚挑选出来的优质鸡蛋,让母鸡卧在上面孵小鸡。说来也怪,平时东游西逛的一只鸡,此时便会尽职尽责

地坐在这只筐里,用羽翼覆盖住鸡蛋,几乎不吃不喝,全身心孵化。每隔一段时间,它还要站起来,用双爪或者头部翻动鸡蛋,确保受热均匀。

经过母鸡22天的孵化,小鸡破壳而出。待绒毛干透,小鸡黄嘴黄足,像一个个黄绒球,煞是可爱。此时,小鸡会发出“叽叽叽”细微的叫声,并懂得啄食浸泡过的小米粒。刚出壳的小鸡比较难养,一是容易患胃肠疾病拉稀死亡,二是常常遭受猫狗老鼠伤害。因此,要用筛子扣牢,或者装在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笼子里,精心伺弄与保护。要不了几天,小鸡便先从翅膀和尾部开始长出羽毛。

等雏鸡的羽毛长全,身体约摸有手掌那么大,能辨认出是公是母的时候,就可脱离鸡笼,随大鸡一起到鸡窝住了。鸡窝建在院落一角,用石头垒成,外部抹着黄泥。内部空间两米见方,凌空搭几根供鸡站立的横杠。只留一个成年鸡自由进出的小口,夜间用石板堵严,一来冬天保暖,

二来防止狐狸或黄鼠狼偷鸡。

农家的鸡散养着,在公鸡的带领下活动于院落及房屋四周,各自寻觅虫子和草籽吃。主人也定时在沿舍撒下粮食饲喂。

家庭养鸡,一般要有一只公鸡,它是理所当然的首领,带领鸡群活动,而且不断开拓领地范围。遇到意外吃食,公鸡绝不会单吞独占,而是发出“咕咕——咕咕——”的呼唤,召集不在身边的母鸡前来分享。遇到危险,则会发出“嘎咕咕——嘎咕咕——”的声音以示警告,也会挺身而出保卫鸡群。一群鸡里,公鸡总是趾高气扬地走在前面,彰显着它首领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。

年轻的母鸡,在越过寒冬天气渐暖时陆续开始产蛋。多数农家会在外窗台的边上搭个供母鸡下蛋的“产房”,老乡称“下蛋窑窑”,便于母鸡安安静静地卧在里面生产。

但也有个别母鸡不着调,越过栅栏跑到左邻右舍的“下蛋窑窑”,柴草棚或随便

个什么地方,把蛋下在人家的领地,人们称其为“撂蛋鸡”。

母鸡的最佳产蛋期在第二年和第三年。再往后尽管喂得好,也不怎么给下蛋了,便成了“老母鸡”。

鸡肉营养较为丰富,除了炖、烤、炸等吃法外,鸡肉煲汤是女人坐月子和病患者以及老人滋补身体的上等营养品。鸡内金(鸡肫内部那层薄膜)具有很好的“化食”功能。鸡毛是小孩做毽子、大人做除尘掸子、木匠做风箱“毛头”的必备材料。

中国是文明古国,关于鸡的文化源远流长。《三字经》里写道“犬守夜,鸡司晨”,启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,应各司其职。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,是莘莘学子刻苦攻读的写照。成语典故“闻鸡起舞”,说的是晋朝的祖逖和刘琨每天鸡叫时起床练武习文,两人最终都文武在身,一个被封为将军,一个做了都督,成为报效国家的栋梁之材。

## 灯下漫笔

## 平凡之人最见赤诚

●王新民

这几日,我心里总恍恍惚惚,坐立难安。一位极普通、极热忱的老朋友,一位陪我们走过电视连续剧《大盛魁》漫漫拍摄岁月、默默发光的老伙伴——张志维师傅去世了。

张师傅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,中等个头,身形精干利落,一双眼睛格外有神。他性格开朗,说话时总带着温和的笑意,是街坊邻里、亲朋故交口中出了名的热心肠。工作场合里,大家或以姓名相称,或恭敬地唤一声张师傅;可在他住的老街巷里,在相熟的左邻右舍间,人们都亲昵地叫他维子,这声不带半分生疏的称呼,满含着百分之百的信任和亲近。

我与张师傅的缘分,起于两代人的情谊。2005年,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将滑板这种极限运动引进内蒙古,张师傅的儿子阿丹作为第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与我儿子成了朋友。也正是借着孩子们这份纯粹的交情,我才有幸与这位品性温良、待人热忱的老友重逢。

张志维师傅生于1947年7月,他一生平凡,却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了滚烫的温度。年轻时他当过工人、做过干部、任过技术员,退休后开过饭馆,一手特色小吃做得地道正宗,满是老呼市的乡土味道。他性格活泼开朗,爱好文艺似乎是他的天性,少年时便加入工人业余宣传队,这种热爱从未因岁月而消减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还住在工人文化宫家属院,一次张师傅随队演出至深夜,不便归家,便在我家的大炕上与我们兄弟睡了一宿。那天,我父亲还轻抚着他的头,笑着鼓励他“小伙子,好好干。”这件尘封在时光里的小事,我早已淡忘,但他却一直铭记着。重逢之时,老张笑着说起这件事,一段前缘就此轻轻续上。也正是这份对文艺从未褪色的热爱,让他退休后依旧扎根民间文艺,牵头组建模特队、合

唱团、歌舞队,把热闹与欢乐,带给了身边每一个人。

与张师傅最深的情谊,则是记录在《大盛魁》的拍摄镜头里,系在了老归化城的市井生活中。作为自幼生活在老呼市的人,他对旧城的民俗风情、世间百态了如指掌。2009年电视连续剧《大盛魁》筹备之际,为了还原呼和浩特的历史风貌,我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他,便邀请他担任剧组特殊道具师,全权负责剧中特色饮食、民俗道具的制作与复原。

戏中演员入口的烧麦、案头摆放的羊杂碎、街头现烙的焙子、热气腾腾的茶汤,无一不出自张师傅的手。地道、讲究、贴合史实。更难能的是,他还与儿子阿丹一同出演剧中庆凯轩掌柜马贵师徒。这个角色贯穿全剧,见证着康熙微服私访,烧麦问世;见证着大盛魁聚首创立,跌入谷底,三起三落;见证着大盛魁东山再起,走向辉煌。庆凯轩是全剧最能展现老呼市民俗民情的场景,而张师傅扮演的马贵,就是剧中这段历史最鲜活的见证者。

张师傅并非专业演员,又是第一次进剧组,第一次面对镜头,但他却没有半分怯场,更无一言抱怨。他一边要精益求精完成道具制作,一边要熟记台词、演好角色,两头奔波、日夜忙碌。他把一切安排得妥帖周全,剧组随叫随到,从不让任何人多操一份心。

剧组演员来自天南海北,在长达十个月的拍摄周期里,难免生活不适,情绪起伏。张师傅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他常常在家做好热腾腾的烧麦、香酥的油炸糕、地道的莜面,亲自送到片场,分享给演职人员。没有功利算计,没有客套寒暄,只是纯粹的心疼与关照,让他异乡人在陌生城市里,有了踏实的家味道。

当年玉泉井旁那场还原老归化城市井

盛况的重头戏,至今仍是剧组所有人难忘的记忆。根据剧情要求,搭建的玉泉井周边,需要摆满各种归化城特色小吃摊,同时还要有熟悉制作的群众演员,任务繁杂、协调难度极大。张师傅凭着自己在旧城“深耕”的好人缘,短短数日便联络来各行各业的街坊手艺人,配齐了所有道具陈设,让那场承载着老城记忆的大戏,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拍摄。

张师傅的祖辈,是当年走西口来到呼市,拉骆驼的驼工。万里茶道的风箱、驼队商旅的坚韧,本就刻在他的骨血里。《大盛魁》播出之际,张师傅为配合电视台同步推出的宣传节目,把家中珍藏数十年的老物件悉数搬到直播间:老式钟表、驼队行路的炊具、专用水壶、沓桑的驼铃,一件件走驼道的老器具,都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摆放得整整齐齐。

《大盛魁》拍摄落幕,庆凯轩由张师傅亲手打造正式开业。店内完全依照老归化城的风貌布置,一桌一椅、一器一物,都呈现着他家乡的挚爱,承载着大盛魁创业者的风骨,诉说着重走商旅之路的漫漫征途。

三年前,张师傅查出肺癌,2025年春节前完成切除手术,身体大不如前,说话少了往日的气力。听闻我们筹备微短剧《宽巷子》,需要编剧团队到庆凯轩沉浸式体验老城生活,他撑着病体把店内店外提前收拾妥当,亲自等候迎接,又与编剧团队畅谈一个多小时,细细讲述老呼市的市井习俗、生活细节,手把手教授编剧体验烧麦馅团、擀皮、包制的全过程。全程他没有流露出半分病痛的疲惫,依旧是面带温和的笑容,一副热忱坦荡的模样。

今年三月,他从海南疗养归来,我们全家惦记他的身体状况,曾托他儿子阿丹约好开始探望,却因琐事缠身,未能成行。直到前段时间的一个上午,我们一家三口